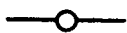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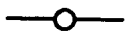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告人民書



論『民主』與專政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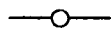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045
123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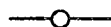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告人民書



論『民主』與專政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目 錄

告人民書	5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曆十二月四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會議上關於罷免權的報告.....	8
論『民主』與專政	11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	17
（一）大會開幕詞（三月二日）	17
（二）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三月四日）	19
（三）對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決議	37
（四）大會閉幕詞（三月六日）	38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錄在留聲機片上的講演詞）.....	39
論國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41
簡要註釋	61

告人民書

同志們——工人們，兵士們，農民們，全體勞動者們！

工農革命已驅散和逮捕了受克倫斯基欺騙的少數哥薩克的最後殘餘而在彼得格拉徹底取得了勝利。革命在莫斯科也勝利了。在從彼得格拉開出的幾列軍車尚未抵達莫斯科以前，那裏的士官生和其他科爾尼洛夫分子就已接受了媾和條件，即解除士官生的武裝，解散『救委』¹。

每日每時都不斷從前綫和農村傳來消息，說戰壕裏的絕大多數兵士和各縣的絕大多數農民，都擁護新政府及其提議和平和立即把土地交歸農民的法令。由於大多數人民都已奮起擁護工農革命，因而它的勝利是有保證的。

十分明顯，地主和資本家，跟資產階級有密切關係的高級職員和官吏，總之，所有的富人和擁護富人的人都敵視新革命，抗拒新革命的勝利，以停止銀行活動相要挾，破壞或停止各種機關的工作，千方百計地妨害這種工作，有時直接地、有時間接地阻礙這種工作。每個覺悟的工人都清楚瞭解到，我們會必不可免地遇到這種反抗，所有布爾什維克黨的報刊都一再指出了這點。各勞動者階級是決不害怕這種反抗，毫不畏懼資產階級擁護者們的威脅和罷工的。

大多數人民是擁護我們的。全世界的大多數勞動者和被壓迫者是擁護我們的。我們作的是正義的事業。我們的勝利是有保證的。

資本家和高級職員的反抗是一定會被粉碎的。但在國家尚未公佈把銀行和新迪加收歸國有的特別法令前，我們決不剝奪任何人的財產。這項法令正在起草之中。任何一個勞動者和工作人員連一文錢也不會失去；相反，他會獲得幫助。除了最精確的統計和最嚴格的監督外，除了徵收以前所規定的賦稅外，政府並不採取任何別的措施。

爲了擁護這些公正的要求，絕大多數人民已團結在工農臨時政府的周圍了。

勞動者同志們！要記住現在是你們自己管理着國家。如果你們自己不團結起來，不把一切國家大事掌握在自己手裏，誰也不會來幫助你們的。你們的蘇維埃，今後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即全權的、決定性的機關。

你們要團結在自己的蘇維埃周圍。要鞏固自己的蘇維埃。不要等待任何人，自己從下面作起工作來。要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要無情地鎮壓醉漢、流氓、反革命士官生、科爾尼洛夫分子等造成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

對生產及產品的統計要實行最嚴格的監督。凡敢於危害人民事業，不論其危害是表現在對生產怠工（破壞、阻礙和搗毀生產）上，或表現在隱瞞穀物及食品儲備、攔阻穀物運輸、破壞鐵路、郵政、電報和電話業務以及一般對偉大的和平事業、對把土地交歸農民的事業、對保證工人對生產及產品分配實行監督的事業的任何反抗上，一律將其逮捕起來，送交人民革命法庭。

工人、兵士、農民和全體勞動者同志們！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的蘇維埃手中。要像愛護眼珠一樣來珍愛和保護土地、穀物、工廠、工具、產品和運輸——所有這一切，今後全部都是你們的，即全民的財產。我們將逐漸地，在大多數農民的同意和贊助之下，並依農民和工人的實際經驗的指示，堅定不移地、一往直前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各最文明國家的先進工人們會使社會主義的勝利鞏固起來，這個勝利將給各族人民帶來持久和平，並使他們擺脫一切壓迫和剝削。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彼得格拉。

人民委員會主席弗·烏里楊諾夫（列寧）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八十二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曆十二月四日)在全俄中央執行 委員會會議上關於罷免權的報告

改選問題，這是個真正實行民主原則的問題。只有代表才有資格從事國家立法事業，這是在所有先進國家中所採用和實行的。但是，資產階級在授權選舉管理國家機器的代表時，却蓄意不授予罷免權，即真正的監督權。

然而，在歷史上所有的革命時期，罷免權問題的解決始終貫徹於憲法的一切更改之中。

凡有國會制的地方，就存在並被公認有民主選舉權。但是，這種選舉權僅只限於人民有兩年投票一次的權利，而他們所選出的往往正是那些幫助鎮壓他們的人，可是撤職和採取有效制裁措施的民主權利卻沒有。

在那些保存有革命時期，即成立時期舊傳統的國家裏——例如在瑞士和美國的若干州中——還保存有民主罷免權。

每個巨大的變革都清楚地向人民提出，不僅要利用現行法律，而且要創立適當的新法律。因此，在召開立憲議會的前夕，須要修改一下新選舉條例。

蘇維埃是由勞動者自己，由他們的革命毅力和創造精神創立起來的，只有這點才保證了蘇維埃是完全為實現羣衆的利益而工作着。每個農民都能選舉蘇維埃代表，也可以罷免他們，蘇維埃的真正人民意義就在於此。

在我們這裏，佔居統治地位的曾是各種政黨；最近一次隨着勢力由一個政黨向另一個政黨的轉變，發生了一個變革，頗為激烈的變革，而假若有罷免權的話，那就只要一次簡單的投票就夠了。

現在我們來談談自由。從前的所謂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藉自己的百萬財富來進行欺騙的自由，是藉這種欺騙來利用自己勢力的自由。我們已與資產階級和這種自由徹底斷絕了關係。國家是實行強制的機關。從前這是一小撮富豪對全體人民實行暴力的機關，而我們則要把國家變成強制實行人民意志的機關。我們要為勞動者的利益而組織暴力機關。

不授予罷免立憲議會代表的權利，這是壓抑人民的革命意志，是剝奪人民的權利。我們有按比例的選舉制度，真正最民主的選舉制度。在這種選舉制度下，實行罷免權是有點困難，但這裏純粹是技術上的困難，而且是極容易克服的。在按比例的選舉制度和罷免權之間，無論如何是沒有矛盾的。

人們不是投票贊成某些人物，而是投票贊成政黨。在俄國，政黨是擁有大量羣衆的，每個政黨在人民面前都有着一定的政治面目。所以，若不規定罷免權，政黨內的任何分裂都必定會引起混亂現象。社會革命黨曾具有很大的勢力。但是，在提出候選人名單後發生了分裂。更改名單不可能，立憲議會延期也不可能。於是人民實際上投票贊成了已不存在的政黨。第二次左派農民代表大會就證明了這點。農民原

來不是被某些人物所欺騙，而是被政黨分裂所欺騙。這種情況須要改正。須要實行直接徹底和刻不容緩的民主原則，即實行罷免權。

可怕的是，我們停留在不正確的選舉制度前面。至於在羣衆具有高度覺悟的情況下，實行改選權，並不可怕，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進程比較一下就會證明這點。

我們會向人民說，蘇維埃是全權機關。人民相信了這點，並實現了這點。應該繼續實行民主化的方針，並實現罷免權。

罷免權應該授給作為國家強制觀念最完善體現者的蘇維埃。這樣一來，政權由一個政黨向另一個政黨轉變，將不是經過流血，而是用普通的改選方法來實現。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刊載於中央
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二百三十三期。

論『民主』與專政

送到莫斯科的幾期柏林紅旗報²和德意志奧國共產黨機關報——維也納警聲報(weckruf)³，向我們證明，會擁護帝國主義強盜所進行的戰爭的社會主義叛徒，即所有這些謝德曼輩和愛伯特輩，阿烏斯鐵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都遇到德奧兩國革命無產者真正代表的應有反擊。這兩個機關報標誌着第三國際的生氣與成長，我們熱烈地歡迎它們。

立憲議會呢還是蘇維埃政權？這個問題現今在德國和奧國大概是革命的主要問題。已經破產的第二國際的代表，從謝德曼到考茨基，他們所有的人都贊成立憲議會，並且稱自己的觀點，是擁護『民主』（考茨基甚至說到『純粹民主』）而與專政相對抗的觀點。在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剛剛出版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中，我已詳細分析了考茨基的觀點，這裏我想簡單地說明一下現今已實際擺在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日程上的一個爭端問題的實質。

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之所以談說『純粹民主』或一般『民主』，為的是欺騙羣衆，並向他們隱瞞現代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質。讓資產階級繼續把全部國家政權機關保持在自己手裏吧，讓一小撮剝削者繼續利用舊有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吧！顯然，資產階級喜歡把在這種條件下所實行的選

舉，叫做『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選舉，因為這些詞句可以用來蒙蔽真理，用來蒙蔽這一事實：既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權仍為剝削者所掌握，那末對被剝削者，即對絕大多數人民，就根本談不上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向人民隱瞞現代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把現代民主說成一般民主或『純粹民主』，對資產階級是有利的，並且是必要的，而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現在來重複這些話，事實上就是拋棄無產階級的觀點，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後一次聯名發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時（這在一八七二年），他們認為必須叫工人們特別注意到，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即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應當破壞和打碎這副機器⁴。叛徒考茨基寫了一整本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他向工人們隱瞞這個極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真理，他根本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很明顯，謝德曼輩老爺們及其同流對這本小冊子大加讚揚，就像資產階級的走狗們讚揚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一樣，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和全體勞動者，不僅被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而且被四年搶劫戰爭弄得饑寒交迫、傾家蕩產、精疲力竭，而資本家和投機者却繼續佔有自己掠奪來的『財產』和『現成』國家政權機關，在這時候來談純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侮辱勞動者和被剝削者。這就是直接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馬克思主義教導工人說：你們應當利用和封建制度比較起來是種巨大歷史進步的資產階級民

主制，但是，一刻也不要忘記這種『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質，它的歷史條件性和局限性，不要『迷信』『國家』，不要忘記，國家不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也不外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

資產階級不得不偽善地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說成是『全民的政權』，或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實際上這種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剝削者對勞動羣衆的專政。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阿烏斯鉄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可惜現在是在阿得列爾幫助下）支持着這種謊言和偽善。而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揭露這種偽善，把明顯的、公開的真理告訴給工人和勞動羣衆，說民主共和制度、立憲議會、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而要把勞動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種專政。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把人類從資本的壓迫下，從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富人民主的謊言、欺騙和偽善中解放出來；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確定窮人的民主，才能夠使工人和貧農都能實際享受民主的福利，至於現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裏），絕大多數勞動者實際上是享受不到這些民主福利的。

試以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爲例來說吧。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阿烏斯鉄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硬叫工人相信：在德國和奧國，目前的立憲議會選舉是根據『民主原則』進行的。這是謊話，因爲，十分之九適於集會的好建築物和十分之九的紙張儲備與印刷廠等，實際上都掌握在資本家、剝削者、地主和投機者的手裏。城市的工人、鄉村的僱農和短工的民主權利，實際上，既被這種『神聖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

被考茨基輩和倫勒爾輩老爺們所保護，可惜阿得列爾也與他們苟合了），又被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即資產階級的官吏和資產階級的法官等所剝奪。德意志『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現在的所謂『集會和出版自由』，只是一種謊言和偽善，因為實際上這是富人收買和賄買刊物的自由，是富人用資產階級報紙的謊言這種麻醉劑來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把地主的房舍、最好的建築物等攫為自己『私有財產』的自由。無產階級專政將把地主的房舍、最好的建築物、印刷廠、紙張儲備從資本家手裡奪取過來供勞動者享用。

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阿烏斯鐵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和他們的國外夥伴葛培爾茲輩、亨德遜輩、倫諾德爾輩、王德威爾得輩一流人）嚎啕大叫，說這將是用『一個階級的專政』來代替『全民的』、『純粹的』民主。

謊話，——我們回答道。這將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專政（被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形式所偽善掩蓋着的專政）。這將是用窮人的民主來代替富人的民主。這將是用大多數人民的，即勞動者的集會和出版的自由，來代替少數人的，即剝削者的集會和出版的自由。這將是民主最大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擴大，是把民主謊言變為真理，是使人類擺脫資本的束縛，而資本歪曲和削減着任何種，那怕是最『民主的』和共和制的資產階級民主。這將是用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這種代替是一般國家消亡的唯一道路。

偽善的資產階級朋友們或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天真的小資產者和庸人們問道：為什麼沒有一個階級的專政就不能

達到這個目的呢？爲什麼不能直接過渡到『純粹』民主制呢？

我們回答道：因爲，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裏，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資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而小業主必然是動搖的、軟弱的、愚蠢的幻想家，他們幻想『純粹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因爲，要擺脫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社會，唯一的方法就是實行被壓迫階級的專政。因爲，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戰勝資產階級，能夠推翻資產階級，因爲無產階級是被資本主義團結起來和「訓練」出來的唯一階級，只有它才能把過着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動搖的勞動羣衆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或至少使他們「中立」。因爲，只有甜蜜的市儈和庸人才能幻想，不要長期和困難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就可以推翻資本的壓迫，並以這種幻想來欺騙自己和工人。在德國和奧國，這種反抗現在還沒有公然展開，因爲現在還沒有開始剝奪剝奪者。當開始實行這種剝奪時，這個反抗將是猛烈的、瘋狂的。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阿烏斯鐵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向自己和工人隱瞞這點，因而就是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在最緊要的關頭由階級鬥爭和推翻資產階級壓迫的立場轉到使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協調的立場上去，轉到『社會和平』或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調和的立場上去。

馬克思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⁵。革命迅速教導着人們。德國和奧國城市的工人與鄉村的僱農，很快就會明瞭，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阿烏斯鐵爾里茨輩和倫勒爾輩在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無產階級將拋棄這些『社會主義叛徒』，這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社會主義叛徒，

正像它在俄國拋棄了同樣的小資產者和庸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無產階級會看見，——上述『領袖們』的統治愈完備，它就看見得愈快，——只有用巴黎公社式的國家（關於這種國家馬克思談過很多，而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却歪曲和背叛了馬克思）或蘇維埃式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怕它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才能開闢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將使人類擺脫資本的桎梏和戰爭的壓迫。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期。

署名：尼·列寧。